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五下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珙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五下

宋 楊復 撰

宗廟下 祭禮九下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

從才用反注同祭謂祭宗廟也穆

子姓也答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為序疏曰穆答

君牽牲謂子姓答對也言祭廟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

其牽牲卿大夫序從者卿大夫佐帝士奉鬯依次第而

從君也又曰知穆是子姓者氏云父昭子穆姓生也

榮昭穆所生謂子孫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

直言穆者文不備

牛尚耳驚刀以剗取腓骨乃退燔祭祭腥而退

剗苦主反腓音

律骨力彫反燔音煇 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

上也腓骨血與腸間脂也燔祭祭腥祭燔肉腥肉也湯

肉曰燔燔祭祭腥或為合祭腥泄脂孰也 脂直報反

疏曰既入廟門麗于碑者麗繫也君牽牲入廟門繫

著中庭碑也玉肅云以剗貫碑中君從北待之也卿大

夫袒而毛牛尚耳者將殺牲故袒取牛毛薦之故云毛

牛也以耳毛為上故云尚耳耳主聽故使神聽之驚刀

以剗取腓骨者謂用驚刀剗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

血以供薦而骨以供炙肝及葵蕭也乃退者謂殺牲竟

而取卿大夫所剗血毛腓骨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

此一節竟故退燔祭祭腥者燔謂燔肉而祭腥謂以腥

肉而祭言屬腓骨之後以俎載燔肉腥肉而祭也而退

者謂燔祭祭腥之後祭事既卒而退是恭敬至極也又

曰索詵文及字林云腓血祭骨是牛腸間脂也是腓為

血管為腸間脂也云燔祭祭腥祭燔肉腥肉也者既爓
出經文燔祭之事祭腥之語然後解云謂祭燔肉也腥
肉也祭燔肉即經之燔祭也云腥肉即經之祭腥也其
祭腥肉燔肉並當朝踐之節此腥肉則禮運云腥其俎
也燔肉即禮運云孰其穀也此先云燔者記者便文耳
非先後之次云湯肉曰燔者以鬼神異于生雖曰孰穀
但湯肉而已若其小祀則羹肉令孰故郊特牲云一獻
孰是燔與孰又別也云燔祭祭腥或為合祭腥泄脂孰
也者謂燔祭祭腥四字禮記他本為合
祭腥泄脂孰六字者故云或祭義

及迎牲君執

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洗水君執鸞

刀羞齊夫人薦豆

紉直心反徐以忍反洗舒鏡反徐音
歲齊才細反紉所以牽牲也周禮

作醢芻謂羹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
其水盞洗盞齊也盞齊洗酌也凡尊有明水因魚云水

爾嚙嚙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芻爲糒絳直忍反共音恭盥齊才細反疏曰君執剗者剗牛鼻繩君自執之入鑿于碑卿大夫從者謂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也皆從于君士執芻者芻謂菜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宗婦執盥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盥以從夫人夫人薦洗水者洗即盥齊由自濁用清酒以洗沛之洗水是明水宗婦執盥齊從夫人而來奠盥齊于位夫人乃就盥齊之尊酌此洗齊而薦之者因盥齊有明水逮言水耳上云夫人副禘此則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盥齊但言盥者略言之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盥齊無醴齊也故執盥從君執鸞刀益齊者嚙肝肺也嚙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骨貫之入室燎于盤炭出薦之主前二者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嚙肺橫切之使不絕亦奠于俎上尸並嚙之故云羞嚙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嚙肉以進之故云鸞刀羞嚙夫人薦豆

者於君羞齊之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又曰云盞齊洗酌也者周禮司尊彝文案彼注云盞齊羞清和以清酒沛之謂之洗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洗是盞齊也云凡尊有明水因蕙云水爾者以經夫人薦洗祇是薦盞不薦明水今經薦洗之下別更言水此謂明水也以盞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盞而連言明水爾知盞齊加明水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云齊齊肺祭肺之屬也者衆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齊之故云齊肺祭肺之屬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者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經裸後有迎牲之文是天子諸侯之事故鄭明之也祭統

夫人薦豆執校

執醴授之執鐙

校戶教反又戶交反下卽反鐙音登又丁鄭反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

之人校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卽也踰芳符反疏曰夫人薦豆執校者校謂豆之中央直者夫人薦豆

之時手執此執醴授之執鐙者鐙謂豆下跗夫人薦豆之時此執醴之人以豆授夫人之時則執豆之下跗夫人授之乃執授也又曰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云執醴授醴之人執鐙謂授夫人以豆而執鐙也

祭統

建設

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薦黍稷羞肝肺首心

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鬼

燔音煩燎力召反又力弔反薌音香俠古洽反

甒音武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閒皆當為甒字之誤也羶當為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甒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甒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通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疏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

氣也者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燎燔謂取腓骨燎于爐炭醴謂馨香見以蕭光謂見醢醢謂雜也光謂氣也謂燔腓骨薰蕕蕭蒿是雜以蕭氣此等三祭是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醢加以鬱鬯以報醢也者薦黍稷者謂饋孰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者羞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殷祭以肝周祭以肺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謂祭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故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謂周法也見閒以俠醢者見閒請為醢亦雜也俠醢謂兩醢醢酒言祭黍稷之時雜以兩醢醢酒加以鬱鬯者謂屬此黍稷加肝肺之薦更加之以鬱鬯然後薦黍稷饋孰報醢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醢言祭初所以加鬱鬯亦是報醢也以醢在地下鬱鬯灌也雖是祭初亦是報醢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也以報醢也者言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醢之氣又曰云見及見閒皆當為醢字之誤也者經云見以蕭光但有見字

在旁無閒閒旁無見字此等據意皆是醜雜之理故知誤加以閒邊加見凡醜者所見錯雜之是故閒旁見也云釐當為馨以與香連文無取釐義釐馨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取牲祭脂也者余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再度燭蕭朝踐燔脾骨之時亦有蕭也故郊特牲云取脾骨升首報陽也注云脾骨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踐燔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燭蕭合釐蕭是錯執燭蕭也云有虞氏祭首至周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甒醴酒也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甒盛醴故知醴酒也此用甒者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可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皇氏以為異代法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者燭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肝肺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報氣以氣是庶還以馨香庶氣報之報魄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故云各首其類也祭義

祭黍稷

加肺祭齊加明水

齊才細反 祭黍稷加肺謂緇祭也
明水司烜所取于月之水也齊五齊

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 疏曰祭黍稷加肺
者謂尸既祭緇坐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兼肺而祭
故云加肺也祭齊加明水者謂于正祭之時陳列五齊
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又曰祭黍
稷加肺謂緇祭者案特牲禮云祝命緇祭尸左執解右
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
是尸緇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皇氏以為尸緇
祭之時無黍稷至主人緇祭之時乃有黍稷解此祭為
主人緇祭也違背儀禮正文其義非也云五齊加明水
則三酒加玄酒也者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
齊重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亦輕故云三酒
加玄酒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
水亦明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注云明水以
為玄酒是也此經祭齊加明水之文總據祭時而用五

齊非謂綏祭之時也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云
祭齊也素饌禮綏祭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綏祭
者以鄭云三酒加玄酒三

取脾膋燔燎升首

脾膋腸間
脂也與蕭

合燒之亦有黍稷也疏曰取脾膋燔燎升首者此謂
朝踐時祝取脾膋燎于燧炭入以告神于室出以綏于
主前又升首于室至薦孰之時祝更取脾膋及蕭與黍
稷合燒之是臭陽達于牆屋也又曰凡祭血腥之時已
有脾膋燔燎故前云詔祝于室鄭注云取牲脾膋燎于
燧走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孰之時又取脾膋
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故既奠然後燔蕭合馨香
故鄭此注云與蕭合燒之謂饋孰時也云亦有黍稷也
者非但有蕭與脾膋
兼有黍稷故云亦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

割解

舉掌

角詔妥尸

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掌苦奠角將祭之祝
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

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牢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疏曰舉牢角者牢角器名也天子曰牢諸侯曰

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銅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牢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詔安尸者詔告也要安也尸始即席舉奠牢角之時既始即席至尊之坐未敢自安而祝當告主人拜

蕭合羶鄉

注疏見上初缺條

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

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

疏曰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者壘尊在阼謂大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熊氏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

故壘尊大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壘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壘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壘也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大射禮是諸侯之法此亦諸侯之禮所以大鼓及應所縣不同者熊氏云大射謂射禮也此謂祭禮也是諸侯之法雖同諸侯祭射有異案大射注云應鼓應朔鼙也又云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以此言之則朔鼙應鼙皆在大鼓之旁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鼓以其相近故云使也以其稱朔鼙始也故知先擊朔鼙以其稱應故知應朔鼙也又大射稱建鼓此云縣鼓大射應鼓既在大鼓之旁此應鼓在東乃與縣鼓別縣者射謂祭與射別也又曰禮樂之器尊而也者鄭以此經而論犧尊貴于壘尊而犧尊在西縣鼓大於應鼓而縣鼓在西鼓云禮樂之器尊西云犧周禮作獻者案周禮司尊彝兩犧尊字作兩獻尊鄭云獻讀為犧

君在阼夫人在房

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曰此以經云君在阼夫人在房故

云人君尊東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皆以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于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登于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絜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曰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壘尊是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

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

由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謀用鵜鴈爲羹有身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臣之所酢疏曰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者案上云鼎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若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于西房之前東嚮酌壘尊又曰引周禮司尊彝者證壘尊與此經中

夫人東酌爵尊不同故引以明之見其不同之意春祠夏禴祿用鷄羹鳥羹之屬其義具于明堂疏于此略之

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

言交乃和疏曰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

交相動于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于堂下禮器

貴者獻以爵賤

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

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解四升曰角

五升曰散

疏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常特牲云

主人獻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以獻尸散

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故天子諸侯及大夫

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

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解卑者舉角

崔氏云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解是尊者舉解特牲

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

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疏詳見祭義下條禮器

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醖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牡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

其先祖

此言今禮饌具所因于古及其事也。案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

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醖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辭也。

祝祝為尸致福于主人之辭也。齊才細反。為于偶反。

疏曰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

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

三酒。齊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于室內。而近北醴醖在

戶。醴謂醴齊。醖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賦之陳列。雖在

室內。稍而近戶。故云醴醖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醖在

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

文約之可知也。以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

用泛齊也。桑醑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于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于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鉶者以牲養於鉶。鉶在廟門之外。鼎隨鉶設。各陳于鉶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于作階下。南北陳之。俎設于鼎西。以次載于俎也。故云備其鼎。俎案少牢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南。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者磬亦在堂下。脩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

指其亡親謂之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為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又曰今禮饌具所因于古者此玄酒在室及下作其祝號并然後退而合亨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醢饌牲之屬是饌具也用古玄酒醴醢是所以因于古故言今禮饌具所因于古也云及其事者玄酒以下至其先祖以上是事也云棗讀為齊者案爾雅云棗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知棗當為齊聲相近而致誤引周禮五齊者是酒正文也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醴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怙酒矣盞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矣醴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酒矣云醢與盞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醢之間有盞此醴醢之間有醢又周禮醴齊之下有沈齊此醴齊之下有澄酒故云醢與盞澄與沈蓋同物也案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二酒三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答之云此本不誤特寫盞澄字耳

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也又以澄為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醴醴醴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為沈齊酒為三酒坊記云醴也醴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醴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為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云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者奠之或在室或在堂或在下是不同處古酒奠于室近者奠于堂或奠于下是重古略近云祝祝為主人饗神辭者案特牲少牢禮云祝稱孝孫某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是祝為主人饗神辭云報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者此下云報以辭告詩小雅云錫爾純嘏于孫其湛是致福于主人之辭也其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飴于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

盥齊后酌醴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
醴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為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
運用所獻之齊賓長醢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
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
在室醴醢在戶梁醢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
酌醴齊后酌盞齊饋食王酌醴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
醴齊再獻后運酌沈齊亦專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沈
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
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盞也故鄭注司
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盞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
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盞齊后亦酌盞齊朝獻王運
用醴齊再獻后運用盞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
盞齊三酒同于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為王以
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有降祫禘時祭
本名所用總有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魯及王者
之後大祫所用與王祫之禮同若禘與王四時同用三

酒亦同于王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為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事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也又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君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尹酌盎齊以醕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彘秋嘗冬烝朝獻用兩箸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竿彘盛明水黃彘盛鬯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陳之各在五

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衾冕而入尸亦衾冕祝在
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
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九變
而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深當灌之時衆
尸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
之時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
迎牲而入至于庭故禮器云納牲詔于庭王親執鶩刀
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于室故禮器云血毛詔于室凡
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酹桐葉逸
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
尸出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
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
之祭朝事延尸于戶外是以有北嚮事尸之禮祝乃取
牲脾脅燎于爐炭入以臨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
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于堂是也王乃洗肝于鬱鬯而
醑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于

北牖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于尸主之前謂之朝
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玉乃以玉爵酌
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尊醴齊以亞
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陳于堂故禮器云
設饌于堂乃後延主入室大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
而從堂上之饌于室內坐前祝以簋爵酌奠于饌南故
郊特牲注云天子奠簋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
後又取腸間脂燭蕭合簋雍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
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
奠簋主人拜以安尸故郊特牲云舉簋角拜安尸是也
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為
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于
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尊泛齊以酌尸
為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
王酌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酌酢主人主
人受敬王所以獻諸侯于是后以瑤爵酌酌饋食壺尊

醑齊以醕尸為八獻也鄭注司尊柔云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醕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于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醑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執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在氏以為后獻皆用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祫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獻之始用瑤爵則未醕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柔云王醕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其席祭所用四齊者特祭春夏醑齊盞齊盛以犧尊醑齊以象尊王朝踐獻用醑齊后亞獻用盞齊王饋獻用醑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王醕尸因朝踐醑齊后醕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為賓獻亦用沈齊特祭無降神

之樂熊氏以爲大祭皆有三始有降神之樂又未毀廟
者皆就其廟祭之其餘皆如祫祭之禮天子時祭用二
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醴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蒼尊
盛醴齊用瓦尊盛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
者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
得唯兩而已前已備釋也時祭唯用二齊庶諸侯用齊
及酒皆視天子其如前說其魯及王者之踐皆九獻其
行之法與天子同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
于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也禮記云君親制祭夫人
爲盛君親酌牲夫人薦酒是也子男五獻者亦以薦腥
饋執二君皆不獻醢尸之時君但一獻而已九獻之中
去其四故爲五此皆孔氏之說今案持牲少牢尸食之
後主人主婦及賓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受酢今子
男尸食之後但得一獻夫人不得受酢不如卿大夫理
亦不通蓋子男饋執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也食後行
三獻通二淮馬五也禮記所云自據侯伯七獻之制也

一曰尸酢侯伯子男亦用所獻之齊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

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淠帛醴醢以獻

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越音活冪莫歷

反衣於既反

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

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

之及血毛皆所以法于大古也孰其穀謂醴解而醴之

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謂蒲席也冪廣尊也淠

帛練淠以爲祭服嘉樂也莫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

莫盛音洛大音泰醴似醢反又如琰反樂音洛疏

曰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穀

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其號

之稱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者

謂朝踐之時設此室酒于五齊之上以致祭用神此重
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
在堂祝以血毛告于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
牲以俎盛肉進于尸前也孰其穀者穀骨體也孰謂以
湯爛之以其所爛骨體進于尸前也與其越席至滌帛
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
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雖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
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
布也衣其滌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為之醲醲以厭者
朝踐之時用醲醲食之時用醲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
肝葉持牲禮主人厭尸賓長以肝從主婦厭尸賓長以
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也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
謂薦孰之時燔蕭合簪籩知不然者案詩楚茨云或燔
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氏
非也君與夫人交厭第一君厭第二夫人厭第三君厭
第四夫人厭是君與夫人交錯而厭也以嘉魂魄者謂

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于死者之魂魄是謂合
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
而神未歆饗是生者和合于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
失禮孔子乃為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通
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
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概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
惑又曰案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若皇天上帝
二曰鬼號注皇祖伯某三曰祇號注若后土地祇四曰牲
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曰齋號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
若幣曰曼幣是也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者其神號鬼
號祇號是尊神也牲號齋號幣號是顯物也云腥其俎
謂豚解而腥之者案士喪禮小飲之奠載牲體兩髀兩
肱兩胛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
解解前後脰脊脇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
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為腥故也其
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為腥故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孰

其殷謂體解而爛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有一臂二肱三脰四胫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脊為十一體也是分股為體解此孰其殷謂體解此以湯爛之不全孰次于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爛法也云滌帛練染以為祭服者此亦異代禮也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而為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云孝經說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為虛無也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簠籩豆鉶羹祝

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

字晉作反鉶音刑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

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眾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肯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于人道為善也

別彼列反疏曰此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未獻
賓并祭竟燕飲享食賓客兄弟也燕後退而合亨者前
明薦爛既未執今至饋食乃退取鼎爛肉更合亨之令
執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
亦于饋中亨貴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
執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
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知非尸前
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
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為祭
末享燕之衆俎也賓其簋豆籩豆銅羹者此舉事尸之
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
少牢賓及衆賓兄弟之等皆有籩豆及俎是也祝以孝
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嘏之辭案少牢祝曰孝孫
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淶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
某妃配某氏尚享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
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

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祿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
報以慈告言祝嘏于時以神之恩慈而告主人是謂大
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于人適為善故
為大祥云各首其義者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為首
神告孝子以慈為首各
本祝嘏之義也 禮運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

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

定丁祭反一如字 肉謂之羹
道猶言也 疏曰納牲詔

于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于庭血
毛詔于室者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于室羹定詔
于堂者羹肉渚也定孰肉也謂羹肉既孰將欲迎尸主
人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于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
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
于三處告之內謂之羹者爾雅釋器文
設祭於堂 設
之饌于堂人君禮煞 疏曰設祭于堂者謂薦腥爛之
時設此所薦饌在于堂知人君禮煞者特牲少牢皆設

饌在與此言設饌于為祊乎外之祊祭也謂之祊者于

堂故知人君禮也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疏曰為祊乎外者祊謂明日祊祭在廟門之旁謂之祊言為此祊祭在于廟門外之西也又曰此云為祊乎外稱外故知明日祊祭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云外故鄭彼注不云明日祊祭也云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旁因名焉者以擇宮云廟門謂之祊今日祊祭在廟門外之西旁因以廟門為稱故云因名焉云其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於堂者以正祭設饌在室故知祊祭亦設饌在室案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祊祭亦事尸於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于室又不在廟門與于君也云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頌絲衣之篇

者盛饗祭在堂事尸也緣衣之篇論饗祭之時
從堂上往于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禮器

詔祝

於室坐尸於堂

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
主席東面取牲脾臂燎于爐炭洗肝于

鬯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
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還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
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馬疏曰詔祝于
室謂朝事時也詔告也祝咒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
尸于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
運豆也祝乃取牲脾臂燎于爐炭入告神于室又出墮
于主當此時主人乃親洗肝于鬯鬯而燔之以制于主
前今云詔祝于室是燎于爐炭入告于室也坐尸于堂
者既灌鬯之後尸出堂坐戶西而南面也又曰謂朝事
時者以下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此云詔祝于室當殺
牲之初故知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
主席東面取牲脾臂燎于爐炭洗肝于鬯鬯而燔之者

此等並於堂上而燔燎之故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云人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者墮謂墮祭也謂分減肝腎以祭主前也云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盥此云詔視于室下云用牲于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云時尸薦以籩豆者即是朝事籩豆也云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與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馬者在奧東而以南為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于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鄭之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制宗廟之禮言也故其事委曲也

用牲於庭

謂殺也

升首於室

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墻下尊首尚氣之時也

疏曰如在制祭後者熊氏云見下

大升首在燔燎下故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墻下者見下云升首以報陽明是當戶北墻可知此升首非說

有虞氏祭以首者故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升也

直祭祀于主

謂薦孰時

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薦也直正也祭以熟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疏曰直祭祀于主者直正也祭以

薦孰為正言薦孰正祭之時祀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又

曰知薦孰時者以上文云詔祝于室次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下云索祭祀于枋以文次之知此當薦孰之節

也索祭祀於枋

索求神也廟門曰枋謂之枋者以于繹祭名也疏曰索祭祀于枋者索求也

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祀官行祭在于枋也枋

謂廟門祭于廟門凡枋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

於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枋注云枋

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是明日繹祭之

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枋即上文云枋之于東

方注云枋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于

祔當是正祭日之祔矣。知者禮器云：「祔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祔祭明日之繹祭。」鄭又注：「上祔之于東方，云祔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祔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祔，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祔也。故下云「所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最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祔亦正祭日」。又曰：「廟門曰祔，爾雅釋宮文云：『謂之祔者，以於繹祭名也。』」者此既正祭日于廟門內求神應，總稱云「廟而謂之祔者，以祔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祔，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祔名同稱之曰祔也。郊特牲

大祝凡肆享則

執明水火而號祝

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

享祭宗廟也。

疏曰：「知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者，案司烜氏職云：『以夫運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于月。』」

彼雖不云氣，此水火皆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之。云「以給烝享」，執之加以六號祝，明此主潔也。者經

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絜也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主絜之德云肆享祭宗廟也者案宗伯宗廟之祭六等皆稱享則此舍六種之享

隋豐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隋豐謂薦血也凡血祭曰豐既隋豐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為侑疏曰鄭云隋豐謂薦血也者賈氏云豐學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鍾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豐廟塗鼓直稱豐何得兼言隋故為祭祀薦血解之鄭云凡血祭曰豐者此經文承上種祀肆享祭示之下即此血祭之中舍上三祀但天地薦血于座前宗廟薦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豐云既隋豐後言逆牲容逆鼎者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豐今隋豐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絜孰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鼎知鼎在門外者案中雷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書云右讀亦為侑者亦上九拜之下

享右之字
皆為侑

來瞽令臯舞

臯讀為卒
呼之入
呼火故反
疏曰

畢讀為卒
呼之
呼者依俗讀云來
呼者皆謂呼之入
者經云
替人擬升堂歌舞謂學子
舞人替人言來亦呼
之乃入臯舞令呼亦來入故
鄭云來
嗶皆謂呼之入也
相尸禮
相息亮反
延其
疏曰凡言相尸者諸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尸出
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向朝踐
饋獻訖又延之入室云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于
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
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
之事故云詔其坐作也

大宗伯涖玉鬯奉王盥詔大

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相息亮反
玉禮神之玉
也始涖之祭又奉之大號

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
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
疏曰云涖玉

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鬯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
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瓊璋璠亦是玉故曲
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奉玉鬯者此
玉還是上文所蒞者鬯謂黍稷天地常盛以瓦甒但鬯
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
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
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
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
又相之又曰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韓六號
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蠶號六
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
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韓六號故知所詔
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
韋氏禮為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與音預薦徹豆籩王后之
事疏曰天地及社稷外

凡大祭祀

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為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薦下也

春官

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

亨普庚反又普孟反納亨納牲將告殺

謂卿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若親牽牲大夫贊之卿許亮反疏曰及猶至也至納亨者案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者即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又曰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謂牽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肫解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燔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云謂鬻祭之晨者案檀弓云周人大事以日出故知納亨是鬻祭之晨此祭天無裸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裸而後迎牲也云既殺以授亨人者案亨人職職外內饗

之豐亨謂腥其俎後云凡大祭祀君親率牲大夫贊之者此明堂位文彼魯侯用天子禮故還以引證天子法

贊王几玉爵

王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賦用玉爵疏曰云天子左右玉几者此是司

几延文彼所云者謂王受諸侯朝覲會同所設今此享先王鬼神之几亦與王平生同故引為證此享先王有

玉几玉爵天地有爵但不用玉飾祭宗廟用玉几天地亦應有爵凡不言之者文不具云宗廟賦用玉爵者案

明堂位賦用玉琖謂王朝踐饋獻醑尸時若裸則用圭瓚也天官

大司徒享先王奉

牛牲羞其肆

肆託厯反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

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疏曰字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肆解也謂

于俎上進所解牲體于神坐前牛能任載地類也者鄭解司徒奉牛之意故屬地官司司徒詳見備物犧牲條

內饗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

疏曰內饗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

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禘洽并月祭等皆在其中掌其割亨之事

天官

大司馬大祭祀

羞牲魚授其祭

牲魚魚牲也祭謂尸實所以祭也鄭司農云大司馬主進魚牲疏曰大祭祀

謂天地宗廟此大祭據宗廟而言其中小之祭祀亦為之矣饗食謂諸侯又曰云祭謂尸所以祭也者大祭祀授尸祭祭者魚之大饗即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臠祭于其上臠謂魚之反覆者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故曰祭謂尸賓所以祭若王祭則膳夫云授王祭是也先鄭云大司馬主進魚牲若必使司馬進之者司馬夏官夏陰氣所起魚水物亦除類故使司馬進之也夏官

九嬪凡祭祀贊玉

盥贊后薦徹豆籩

玉盥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故古玉為王杜子春讀為玉疏曰

言凡祭祀者后無外事唯百宗廟祫禘與四時月祭等
故云凡祭祀贊玉盥者但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
豆籩簠簋贊助也助后薦玉盥也云贊后薦徹豆籩者
豆籩之薦與徹皆助后也又曰云玉盥王敦受泰稷器
者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周之八簋則周用簠特
牲少牢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上敦者明堂位賜魯
得燕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云玉敦者
謂以玉飾敦謂若王府云珠祭玉敦但彼以珠祭盛牛
耳玉敦盛血此玉敦盛黍稷為異耳云后進之而不徹
知者豆籩云贊薦徹玉盥直贊不云薦徹明直贊進之
而已案禮器云管仲饗簠注云天子飾以玉此直云玉
敦則簠亦飾以玉而不云者但玉敦后親執而設之故
特言之其簠則九嬭執而授后后設之若少牢主婦親
受韭菹醢醢其餘婦贊者授主婦主婦設之故不言也

天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

官

以樂徹亦如之

凡視視其實疏曰云佐王后薦玉豆者

王若大略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運者以豆云王略運不言義可知也云眠豆運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眠其實也云及以樂徹亦如之

王后以樂羞盥則

贊

盥音洛贊猶佐也疏曰羞進也盥泰饗也后進

贊素饗之時依樂以進之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

嬪職云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豆運則薦徹俱言玉

盥王敦盛泰饗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

官為之故楚茨詩云諸牢君婦廢徹不運泰饗牢徹之

若然豆運與盥他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運豆及泰饗

器多故諸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獻獻酒于尸疏曰云

官共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獻獻酒于尸者則朝踐

饋獻及醑尸以食後醑尸亦是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音與

預注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疏曰案宗伯云凡

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徹豆籩若然宗伯非直攝

其裸饌而已乎后有事豆小祭祀掌事亦如之謂在宮

還及籩豆等盥攝之耳

中疏曰知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其后無外事故知

謂宮中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

雷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案小司

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彼兼

外神故以玄冕該之也春官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籩故書為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為

豆籩疏曰王后六宮婦人無外事惟有宗廟祭祀薦

加豆籩以豆籩是婦人之事故薦之又曰鄭知加豆籩

是加爵之豆籩者以其食後稱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

為正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后亞獻尸

為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即醢人籩人加豆加

運之實
是也

王后有事則從

從才用反
春官

內宰大祭祀后裸

獻則贊瑤爵亦如之

裸古飢反瑤音遙謂祭宗廟王

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瑋瓚亞裸此大宗亞裸謂
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瑤
爵謂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疏
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裸者謂室中二裸后亞王裸
尸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則贊者此三
事內宰皆佐后裸時以瑋瓚授后獻時以玉爵授后故
云則贊也瑤爵亦如之者謂尸卒食王醕尸后亞王而
醕尸則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盥齊以醕尸云瑤爵
亦如之者亦贊之也又曰以其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
后夫人不與又天地無裸此云裸故知經云大祭祀者
舉宗廟而言也但宗廟之祭四時與禘祫六享皆有此
裸獻瑤爵之事故總言宗廟也云王既裸而出迎牲后

乃從後裸也。者案郊特牲云：既灌而出，迎牲。彼據君而言，則知王既灌而出，迎牲。后乃從裸也。案司尊彝注：后亞王灌訖，乃出迎牲者，以郊特牲云：既灌而出，迎牲。以既灌之中，不言無后灌，是以鄭云：后灌後，乃迎牲。此云迎牲後，乃裸鄭以迎牲是王事，欲取王事自相亞故。退后裸于迎牲後也。又引祭統以下者，彼雖諸侯禮，欲見后有從王亞裸之事，與諸侯同也。又云：缺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缺也。者案禮記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醢解而爛之。是其薦腥薦孰也。此二者是堂上朝踐饋缺之節，室中二灌訖，王出迎牲時，祝延尸于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八簋，王牽牲入，以毛血告訖，以此腥其俎，薦于神前。王以玉爵酌醢齊以缺尸，后亦以玉爵酌醢齊以缺尸也。朝踐訖，乃孰其殽，薦于神前。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缺尸，尸名為饋缺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缺之者。案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

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醕尸謂之朝獻后亦于後以
瑤爵酌醴獻時盥齊以醕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
云其爵以瑤為飾者鄉來所解知后以瑤爵亞醕尸者
約明堂位云爵用玉醖仍雖加以璧散瑤角食後稱如
後魯用王禮即知王醕尸亦用玉醖后醕尸用璧角實
長醕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為
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受四升爵
為摠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為飾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

禮樂之儀

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謂房中戶內及阼
所立處疏曰云正后之服位者服謂若內

司服祿衣已下六服皆正之使服常其用位謂后助祭
之位正之使不失其所而詔其禮樂之儀者后之行禮
之時皆合于樂節各當其威儀皆內宰告后使依于法
度故云詔其禮樂之儀也又曰案九嬪職云贊后薦徹
豆蓬是后薦徹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
薦徹皆有樂節但內宰所詔唯詔禮耳經兼云樂者禮

樂相應也云位謂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者但天子諸侯祭禮亡今云位謂房中者案儀禮特牲云主婦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主婦北面拜者避內子及尸酢主婦主婦適房中南面祭酒及主人致爵于主婦亦于房中南面拜受爵至于少牢主婦入戶西面獻尸及酢主婦無入房之文即此云位謂房中戶內者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及阼所立處者案少牢有司徹云主人位于阼階上獻尸南面主婦乃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席北拜送爵云主人席北即當阼階故云阼所立處此約有司徹而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者贊后也鄭云助九嬪贊后之事者以經云贊九嬪之禮事則助九嬪經自明矣知九嬪贊后者即鄭所引九嬪職贊后為后薦玉盞薦徹豆籩等是九嬪贊后之事即是內宰助九嬪九嬪贊后也

天官

內小臣

若有祭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

禮事

相息亮反 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詔相正者異尊卑也 疏曰則擯者祭祀后當有事九嬪以下

從后往則小臣與后為擯贊也云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者詔相正皆是上擯但據尊卑不同故以詔相別之又曰言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者后為上三事須物則小臣擯贊而傳辭與諸司求物供所為也云詔相正者異尊卑也者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言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

官

天

世婦詔王后之禮事

薦徽之節 疏曰知此詔王后之禮事是薦徽之節

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徽故知詔告是薦徽遵正之節

相外內宗之禮事

同姓異姓之女

有爵佐后者 疏曰鄰以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以解外內宗者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是同姓之女有

爵又云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是異姓之女有爵故知之也知相是佐后者外宗云佐后薦徹豆遵內宗云及以樂徹則佐傳豆遵注云佐外宗故知內宗轉相佐后此官相之也春官

公族其在宗

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宗人掌禮及宗廟也

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疏曰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又曰言宗人掌禮及宗廟者別言及宗廟則掌禮謂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經云以官謂祭祀之時官官各司其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牛以下證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此云知奉豕者

案周禮雖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故此云司馬奉羊犬人屬司寇案五行傳云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其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奉豕與案五行傳馬屬火而周禮司馬蓋馬牲者以其主馬故特使供之此注直云牽牛奉羊奉豕者其登餼獻受爵據諸侯三卿以言之故不云雞犬及馬

則以上嗣

謂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

宗人遺舉奠盥祝命之餼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疏曰此亦公族廟中之禮論貴適子之事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東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觶酌尸為加爵衆賓長又為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銅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注特牲云特停重聚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

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特牲云嗣舉奠
適人北向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
尸答拜嗣子奉解拜尸尸答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
牲又云嗣舉奠洗爵入尸拜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
獻也特牲又云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謾而出宗人遣嗣
子及長兄弟相對而跪所謂餞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
爵而後獻獻而後餞今此經先云餞者以餞為重舉重
者從後以餞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餞獻受爵也登謂登
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餞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
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以經文連于上宗
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謂眾官皆為其事其登餞
獻不用眾官唯用上嗣故云則以上嗣案特牲餞時雖
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又曰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之中
長也凡適皆可以嗣今云上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謂
上嗣舉奠者以特牲無受爵之文惟有嗣子舉尸之奠
爵受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洗爵酌

人也者亦以特牲無嗣獻之文故將此為獻也舉奠謂
嗣子也名此嗣子為舉奠嗣子既飲尸前爵畢乃更洗
爵酌入以進尸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酌入之數
外子孫別有獻尸故鄭注小雅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
之禮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者案少牢饋食無嗣
子舉奠大夫尊于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文王
子世

右餘獻 記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

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

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禕音稊袒音
誕副音飾

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
后之首服為副禕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

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
於內則世婦也于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
下佐夫人揚舉也天刑重罪也追丁回反揄羊
昭反疏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
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夫人
副祿立于房中者尸初入之時君待之于阼階夫
人立于東房中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
者房則東南之室也揄稱房耳皇氏云祭姜姬之
廟故有房案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下云天下
大服鄭注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則是祀周公于
太廟而云姜姬廟非離也迎牲于門者謂裸鬯之
後牲入之時迎于門夫人薦豆遵者謂朝踐及饋
孰并醑尸之時薦豆遵也卿大夫贊君者贊助也
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以來之屬也
命婦贊夫人者命婦于內則世婦以下於外則卿
大夫妻並助夫人薦豆遵及祭事之屬也各揚其

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者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舉其職事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又曰經云副祿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漢之步搖亦覆首故云今之步搖引詩副笄六珈者詩鄘風刺衛宣姜之詩也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于副上引周禮追師者證副者是王后首服言追師掌為副以供后之首服云祿王后之上服者案周禮云祿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但祿衣則是王后服之上者云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者此經夫人副祿是魯得服之王者之後得行先代天子禮樂是王者之後夫人得服之云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者言其餘諸侯夫人不得服祿衣也云命婦于內則世婦也于外則大夫之妻也者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婦人之為大大妻世婦與大大位同故知內則世婦也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云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

亦略之
明堂位

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

從才用反下
同納牲于

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

疏曰此章所論謂

諸侯子男祭廟之禮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者

此謂裸鬯既訖君出廟門以迎牲牽牲而入納於

庭之時也於時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佐執幣

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又曰下云納牲詔于庭

此有大夫贊幣故知納牲于庭時用幣以告神

詳見

君親制祭夫人薦盥

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鬯
時所制者制肝洗于鬯

鬯以祭于室及主

疏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盥者

此謂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于鬯鬯

人以祭神于室于此之時夫人薦盥齊以獻之侯

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盥又曰親制

祭謂朝事進血鬯時者案郊特牲云取腍臂燔燎

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腍臂之後又爛祭祭腥則

肱臂所用。在腥爛之前。故知血臂是朝事時也。云所制者。制肝洗于鬯。鬯者。約漢禮而知也。知祭于室。及主者。鄭特性。云詔祝于室是也。

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親割謂進牲執體時

疏曰。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又曰。皇氏以爲

謂薦孰之時。進牲之孰體也。熊氏禮本牲爲腥也。

謂薦腥體孰體薦腥體謂朝踐薦腥時孰體謂饋

食薦孰時案經文。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

夫人薦酒薦酒薦盞既不得同時。則割牲何得薦

腥兼薦孰熊氏之說非也。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

疏曰。卿大夫從君命

婦從夫人者。謂制祭割牲之時。則卿大夫從

君也。薦盞酒之時。命婦從夫人也。禮器

祭

有昭穆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

倫

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疏曰昭穆謂尸主行列于廟中所以至無亂者謂父南面子北面

親者近疏者遠又各有次序是故有事于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皆祭大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穆咸在若不于大廟餘廟之祭唯有常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而不失其倫者尸主既有昭穆故主人及衆賓亦為昭穆列在廟不失倫類

女子觀於祭祀納酒漿蘩豆菹醢禮相

助奠

相息亮反當及女時而知疏曰此觀於祭祀是未嫁之前故云及女時而知經云納

酒漿蘩豆菹醢謂于祭祀之時觀看須于廟外納此酒漿蘩豆菹醢之等置于神坐一納之文包此六事言之也內則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

臣以樂皇尸

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疏曰此二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

舞位以樂皇尸也祭統

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

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

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妣是以特立廟而

祭之謂之閼宮閼神之 中音仲嫄音元妣音配疏

曰樂祭法王立七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

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外

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祧同亦享嘗乃止若追享自

然及之矣云夷則陽聲第五者以其大呂之六四下生

夷則之九五足陽聲第五也云小呂為之合者以其小

呂已之氣也四月建馬而辰在腎沈夷則申之氣也七

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其合也云小呂一名中呂者此
 周禮言小呂月令言中呂故云一名中呂也云先妣姜
 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詩云履帝武
 敏歆毛君義與史記同以為姜嫄帝嘗妃履帝武敏歆
 謂履帝嘗車轍焉跡生后稷為帝嘗親子鄭君義依命
 歷序帝嘗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為堯官則姜嫄為帝嘗
 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大帝也是以周本紀
 云姜嫄出野見聖人跡心悅忻然踐之始如有所動而
 孕居則生子是鄭解聖人跡與毛異也云是周之先母
 者生民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
 起于后稷是周之子孫功業由后稷欲尊其祖當先尊
 其母故六周之先母也云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
 無妃者凡祭以某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以下不得更
 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妃也云是以特立廟而祭之
 者以其尊故先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云謂之閼
 宮閼神之者案閼宮詩云閼宮有侑實實攸攸毛云在

周常閉而無事與此祭先妣義違故後鄭不從是以鄭
云特立廟而祭之但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為閼
宮據其神則曰閼神也若熊分樂序之尊者用前代其
先妣先祖服衾冕山川百物用玄冕今用樂山川在先
妣上者以其山川外神是自然之神
先祖生時曾事之故樂用前代無嫌
奏無射歌夾鍾舞

大武以享先祖

射音亦夾古洽反無射陽聲之下也
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圉鍾先祖謂先

王先公疏曰云無射陽聲之下也者以其夾鍾之六
五下生無射之上九是陽聲之下也云夾鍾為之合者
以其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馬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
氣也九月建馬而辰在大火亦是其合也云夾鍾一名
圉鍾者下文云圉鍾為宮是一名圉鍾也云先祖謂先
王先公者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服異故
別言此則先王先公樂同故合
說以其俱是先祖故也
春官

鼓人以路鼓鼓鬼享

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疏曰案大宗伯宗廟有六享則禘祫及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為次祀祭殤為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天地神祇大小同鼓故也地官

大司樂黃鍾

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

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

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此三者皆禘大祭也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

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馬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鬯配之黃鍾生于廬危之氣廬危為宗廟以此為宮用聲類求之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

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
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
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
農云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大舍木
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路鼓路
鼗四面陰竹生于山北者龍門山名九磬嶺
當為大磬字之誤注疏詳見簡物春官

戛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拊以韋為之實之以據以

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
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疏曰皋陶大禹為帝設謀
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
述夔言繼之于後夔白在舜廟堂之上戛擊拊鳴球
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歌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
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升來者在于臣位與羣

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于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祝止樂用敔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踳踳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又曰鼗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鼗擊為祝敔祝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罍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夏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也解之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鼓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育二十七鉏鉏刻以木長一尺櫟之鉏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椎名為止是敔之木名為鉏夏即櫟也漢禮制器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廼其說皆為然也惟郭璞為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樽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棘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

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管用玉故球為玉管商頌云依
我管聲管亦玉管也鄭玄云管懸而以合堂上之樂玉
管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管懸于堂下尊之故進
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
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
祖考遂言此是舜除替賾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
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
晉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于人然後致力于
神言人悅其化神散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
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
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
文次以祝歌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屢擊其球與搏拊琴
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于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
屢擊鳴球三者皆摠下樂樂擊此四器也
樂器惟鼓當樂耳四器不樂鄭言非也

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

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推先有德疏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

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于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替亦允若皆能然也

下管鼗鼓合

止祝敔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敔明球絃鍾鼗各自互見疏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故

當思之祝當擊之上古愚擊此言祝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敔兩見其文明球絃鍾鼗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

見也絃謂琴瑟鍾鏞也竒管也琴瑟在堂鍾竒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鍾啓在庭今鳴球于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方人聲也左傳云歌鍾二肆則堂上有鍾明啓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鍾啓燕禮大射堂上無鍾啓者諸侯樂不備也

笙鏞以間鳥獸

蹕蹕

鏞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鏞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蹕蹕然疏曰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廵曰大鍾音

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廵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問為迭也吹笙擊鍾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蹕蹕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蹕蹕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雅曰鳳雛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疏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蹠蹠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撫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皇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于宗廟九奏初應也是言祖

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書益稷

右樂舞

傳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

武宿

夜武曲名也疏曰舞莫重于武宿夜著武宿夜是武曲之名是衆舞之中無能重于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散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祭統

尚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

歌清廟

清廟樂章名

大瑟練弦達越大琴朱弦達越以

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

練弦朱弦至大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

者象其德電和

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鍾鼓竽瑟之聲亂人

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

也

烈業也

其歌之呼也

呼出聲也

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

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

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

然如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

之謂也尚書大傳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

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以鉅鬯諸侯三命

者皆受天子之樂祀其宗廟所以褒有功而章有德之義也未命者不得用天子之樂祀其宗廟

魯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馬

萬舞也 疏曰案公羊傳

曰萬者何千舞也 箴者何羽舞也 則萬與羽不同 今傳云將萬馬 問羽數于衆仲 是萬與羽爲一者 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 今杜直云萬舞也 則萬是舞之大名也 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 無千舞者 婦人無武事 獨奏文樂也 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 箴者云云 羽者爲文 萬者爲武 武則左執朱干 右秉玉戚 文則左執箴 右秉翟 此傳將萬問羽 卽似萬羽同者 以當此時 萬羽俱作 但將萬而問羽數 非謂羽卽萬也 經直書羽者 與傳互見之 公問羽數於衆仲 問

羽人

對曰天子用八

八八六

諸侯用六

六六三
十疏

曰何休云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

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

方行列既識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

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為八佾之

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熊矣彼傳見晉侯

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樂二八

為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為二佾若二八即是

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

之樂賜

大夫四

四四十

士二

二二四
有功賜周樂

夫舞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

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叙

其情疏曰舞為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

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
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
以行八風也又曰八音為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
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鐘鐸也石磬也土埙也
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
風不同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
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
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闓闓易緯通卦驗云立春
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
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闓闓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
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為之立
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
是其調融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
管艮主立春樂用瑱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
樂用箏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

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祝歌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分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惛兮是序其情也故自八以下

唯天子得蓋物

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

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

佾也

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

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于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疏曰襄公二十二年傳曰魯為諸姬臨于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

有勲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
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
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
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
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僦上之辭魯之僭僞
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
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
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于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
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
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昏亦用八故昭二十
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得哉答曰
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
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于
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
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
八佾于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春秋左氏傳

公羊子曰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柰何天

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

疏注見祭物失禮條

尸子曰舞夏

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言時諸侯

僭侈皆用八佾魯于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佾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

穀梁傳 三

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

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于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

取階竊之罪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階八佾三家階雍撤故仲尼譏之 論語八佾

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

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

鄉許

亮反 一獻醕尸也舍當為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曰奠 疏曰而舍奠于其廟者謂受策命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還而擇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以非時而祭故稱奠又曰經云一獻知非初裸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醕尸者以一醕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

侯則備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祭統

卷二十五下

右因祭策命傳王在新邑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

戊辰晦到疏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此成王既受誥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駉牛一武王駉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于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為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又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為治

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臚以冢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烝祭歲立。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

公其後。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

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疏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

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戌長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于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祀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索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

與孔義
不同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

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
疏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于其臣王
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
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
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
事親告之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
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
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
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
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
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咸格表王敬
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
行事耳周人尚具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
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

祭云法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醕尸也禮醕尸尸厭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誥

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燕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疏曰王為策書亦

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于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燕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

前魯公拜手後曰生以養周
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洛語

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

疏曰尸酢夫人執柄者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夫

人缺尸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授夫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酢于尸則執爵足也祭統

膳

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胾俎

膳夫親徹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疏

曰云凡王祭祀謂祭宗廟有胾俎者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于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又曰云膳夫親徹胾俎最尊也者以其胾者酢也王與尸相答酢故遣膳夫親徹云其餘則其屬徹之者以其經膳夫徹王之胾俎明非王胾俎則其屬徹之可知膳夫是上士則其屬中士已下是也天官

內小臣徹后之俎

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疏曰云徹后之俎者謂后于東

房中受尸酢之俎內小臣徹之又曰云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者天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薦俎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醕尸尸酢主婦于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婦之俎同也

同上

右尸酢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

疏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夫婦交

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若夫婦交相致爵不能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又曰酢必易爵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爵更爵酢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即引此文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也皇氏云夫婦猶男女不相襲處則上執

校執銜之屬違鄭注儀禮
之文其義非也 祭統

右致爵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

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

尸飲五謂醕尸五獻也
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

疏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至皆以齒明尊卑之等
者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
云皆以齒又曰此探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醕尸故尸
飲五也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
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醕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
五于此之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乃主婦醕尸醕尸畢賓
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
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

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
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醕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
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醕尸但尸飲三
也子男五獻食訖醕尸尸飲一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
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
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
亦三獻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
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祭統

凡賜爵昭為

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

昭穆猶持

壯少牢饋食之禮眾兄弟也羣有司猶眾賓下及執事
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疏曰凡賜爵者爵酒爵也謂
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昭為一穆為一
者言君眾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
自為一色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
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又曰衆持

牲饋食禮初有主人獻賔兄弟之禮後乃旅酬賔兄弟此經直云賜爵知非獻時而特云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為次者此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當旅酬之事故知賜爵為酬祭統

司士凡祭祀

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之

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疏曰云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者謂羣臣有事于祭祀云及賜爵者謂祭末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為序也又曰鄭知賜爵神惠及下者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是神惠及下也云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者以其呼昭穆而進之云昭穆明非異姓是同姓可知姓生子之子之所生則孫及兄弟皆有昭穆引祭統是諸侯法明天子亦然凡言昭穆在助祭之中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假令祖行為昭子行為穆孫行還為昭曾孫行還為穆就昭

據之中皆年長者在上年幼者在下故云齒也

現官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殷

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

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

重直龍反 殷人貴髀為其厚也 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于後

謂脊骨臂肱之屬 肱乃軀反 疏曰凡為俎者以骨

為主者俎謂助祭者各持物于俎也 殷人貴髀周人貴

肩者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 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

應各隨所貴凡前貴于後者據周言之以周人之貴肩

故也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者言貴者不持多而

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又

曰此脊骨臂肱舉其貴者言之屬中包其賤者不云肩

者以經云周人貴肩故此略之前體臂肱為貴後體臂

肱為賤脊骨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為貴胫脊橫脊

在後為賤脊則正脊在前為貴短脊為賤故應云之屬

以包之

祭統

右獻酬賜俎 傳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

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

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

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天祥無無算爵彌吉

疏曰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故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小賓而不得行旅酬之

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略于禮未備故也又曰案士虞禮云

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虞時始立尸故云奠無尸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

尚在未忍立尸異于生故未立尸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案特牲

云祝延尸于奥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尸答拜尸
左執觶右取菹捋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
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祭銅乃食九飯主人洗
角升酌醕尸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
卒爵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受卒爵主人酌獻
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持牲又云主
婦洗爵獻尸尸卒爵尸酢主婦主婦卒爵主婦酌
獻祝祝卒爵酌獻佐食佐食卒爵此是主婦之獻
也賓三獻獻于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爵者三獻
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中云虞不致爵者案士虞
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
虞不致爵也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席于戶內
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
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主
人答拜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
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主婦卒爵拜主人答

拜王人更爵酢卒爵拜主婦答拜所謂致爵也三
獻之賓酢尸所止爵尸飲卒爵酢賓賓飲卒爵
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降作階升酌
西階上獻賓及衆賓訖主人洗解于西階前北面
酬賓訖主人洗爵于作階上獻長兄弟及衆兄弟
及內兄弟于房中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解
於作階前酬長兄弟受解于西階前酬衆
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酬者
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解不行旅酬之事所謂小祥
不旅酬謂奠酬于主人主人酬于賓賓不舉也旅
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解各于
其長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
所謂無算爵也云大祥無無算爵弔吉者大祥乃
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算爵之事故云大祥無
無算爵以其漸漸備禮
故云弔吉仍未純吉也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

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孝公隱公之祖

父

疏曰昔者魯昭公諱而舉酬行旅非禮也者

練祭但得致爵于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今

昭公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彌吉得行旅酬今孝

公不煞亦曰非禮又曰案世本孝公生惠公弗皇

弗皇生隱公是隱公

之祖父也 曾子問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

民睦也

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成有薦俎 疏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

民睦也者謂因其祭祀之酒肉于祭祀之末聚

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也 坊記

尸謬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大夫起士八人

餽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

進當為餽聲之

饒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饒乃徹之而去所謂
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為饒疏曰諸侯之國有五大夫
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
堂下者士廟中饒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
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者進當為饒謂有祭
事之百官饒訖各徹其器而乃去之祭統其登饒受
爵則以上嗣疏曰特牲又云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謦而
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饒所謂
饒也文王世子詳見餘獻條

右饒

大祝既祭令徹

疏曰祭訖尸謦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
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春官

九嬪贊后薦徹豆籩

疏曰云贊后薦徹豆籩
之薦與徹皆助后也天官

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注疏見上餘獻

條今案外宗王后以樂羞饗疏云進泰稷之時依樂以進之此云以樂徹蓋亦依樂以徹之也春官

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傳直專反佐傳佐外宗疏曰鄭知佐外宗者見

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籩故云佐外宗也但豆籩后于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也其他玉盥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者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是黍稷宰徹之也同上

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徹

注疏

見上餘獻條

右徹

索祭祝於祊

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疏曰：索祭祝于祊者，索求也。廣博。

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祝官行祭在于祊也。祊謂廟門祭于廟門，凡祊有二：一是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于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矣。知者，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鄭又注：「上祊之于東方，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祊，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祊，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祊也。」故下云：「斯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敬大也。血毛告幽金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又曰：「廟門曰祊。」爾雅釋宮文：「謂之祊者，以于繹祭名者。」此既正祭日于廟門內求神，應德稱云：「廟而謂之祊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

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釋祭
祈名同攝之曰祈也

祝祭于祈祀事孔明

祈門內也箋云孔喜也明猶備也祭也孝子不知神之
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
于是甚明

詩楚茨

設祭于堂

曰設祭之饌于堂人君禮然疏

設此所薦饌在于堂又曰知者特牲少牢皆
設饌在與此言設饌于堂故知人君禮也

為祈乎外

祭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祈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
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
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
曰自堂徂基疏曰為祈乎外者祈謂明日釋祭在廟
門之旁謂之祈言為此祈祭在于廟門外之西也又曰
此云為祈乎外攝外故知明日釋祭也郊特牲云索祭
祝于祈下云外故鄭彼注不云明日釋祭也云謂之祈
者于廟門之旁因名焉者以釋宮云廟門謂之祈今日

經祭於廟門外之西旁因以廟門為稱故云因名焉云其祭之禮既設祭于室而事尸于堂者以正祭設饌在室故知釋祭亦設饌在室案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于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釋祭亦事尸于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于室又不在廟門異于君也云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顯赫衣之篇者證釋祭在堂事尸也然衣之篇論釋祭之時從堂上往于堂下之基故云自堂祖基

君牽牲夫人奠盥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

相君命婦相夫人

奠盥設盥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釋日

也備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饋音賓

疏曰君牽牲夫人奠盥者熊氏云此謂釋祭君當牽牲

之時夫人奠設盥齊之奠君獻尸夫人薦豆者釋祭故

先獻後薦又曰云奠盥設盥齊之奠也者此謂釋祭故

牽牲之時夫人預設盥齊之尊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
設奠盥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盥齊以獻尸義無妨
也皇氏怪此其盥在牽牲之時于事大早以奠盥為洗
牲勸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
也云謂釋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
知釋日也云饋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
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饋尸之時先獻後
薦上大夫饋尸即天子諸侯之釋也祭義

右祔

記閑謂之門

注疏見廟制條

釋又祭也夏日復昨

商曰彤周日繹

注疏見序事祭名條爾雅

傳詔祝於室坐

尸於堂

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而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背燎于鑪炭洗肝于鬱鬯

而燔之人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蓬豆至薦孰乃更延

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馬疏
曰詔祝于室謂朝事時也詔告也祝咒也天子諸
侯朝事之時坐尸于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
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脾腎燎于
爐炭入告神于室又出墮于主當此時主人乃親
洗肝於鬯鬯而燔之以制于主前今云詔祝于室
是燎于爐炭入告于室也坐尸于堂者既灌鬯之
後尸出堂坐戶西而南面也又曰謂朝事時者以
下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此云詔祝于室當殺牲
之初故知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
布主席東南取牲脾腎燎于爐炭洗肝于鬯鬯而
燔之者此等並于堂上而燔燎之故始云人以詔
神明以前在堂也云人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
主前者墮謂墮祭也謂分減肝腎以祭主前也云
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割也謂割其肝
而不相離索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盞此云詔

祝于室下云用牲于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云時尸薦以籩豆者即是朝事籩豆也云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與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與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馬者以在與東面以南方為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于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鄭之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言也故其事委曲也

用牲于庭

謂殺之時

升首于室

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墻下尊首尚氣也疏

曰知在制祭後者熊氏云見下文升首在燔燎下故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墻下者見下文升首以報陽明是當戶北墻可知此升首非說有虞氏祭以首者故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直祭祝于主

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

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

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疏曰直祭祝于主者
直正也祭以薦孰為正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
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散用采毛剛鬣用薦歲
事于皇祖伯某是也又曰知薦孰時者以上文云
詔祝于室次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下云索
祭祝于祊以丈次之知此當薦孰之節也索祭

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室與堂與
與並音

餘疏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于此乎者此解
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
之所在之處為于彼室乎為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
或諸遠人乎祭於祊

尚曰求諸遠者與

與音餘尚庶幾也疏曰此
解索祭為祊之時或諸遠人乎

者諸是語辭其神靈或遠離于人不在廟乎祭于
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者尚是庶幾也言正祭之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五下

五十二

祭于廟門祊者庶幾求于遠處者與言于遠處求神也

祊之為言倮也

倮猶索也

倮或為諒疏曰此皆訓祭祀所為之事郊特牲

設祭于堂為祊乎外

注疏見上

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不知神之所在也疏曰故曰于彼乎於此乎

者以其不知神之所在或祭之于堂或祭之于外不知此神于彼堂乎于彼室乎于此祊乎以古語有此故記者引以結之又曰業郊特牲云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此文唯云于彼乎于此乎故鄭引彼上文為注以會此大明是一也禮器

詔祝于室而出于祊

此交神明之道也

詔祝告事于尸也出于祊謂索祭也疏曰詔祝于室者詔告

也祝祝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于室求之而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于

門外之訪此交神明之道也者神明難測不可一
處求之或門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鬼神
通故云通又曰云詔祝告事于尸也者謂灌鬯饋
孰醕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于尸其事廢也以
摠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于室
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變時之事非終始事神
之道故知非也云出于祊謂索祭也者案郊
特牲索祭祝于祊故云謂索祭也祭統

宣

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

猶繹

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疏曰繹陳也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詳見序事

廢祭

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疏曰旦日

猶明日也何休云繹者繼昨日事但不濯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寔尸則天子

以卿為之諸侯則以大夫為之卿大夫以孫為之
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唯士宴尸與先儒少
異則范意或與何同也案少牢饋食之禮卿大夫
當日賓尸天子諸侯明日賓尸若天子諸侯禮大
故異日為之卿大夫以下禮小故當日即行其三
代之名者案兩雅云夏曰復昨殷曰彤周曰繹是
也謂之復昨者復前日之禮也謂之彤者彤
是不絕之意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禮也

公

羊子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

禮繹臘昨日事但不
地降神爾天子諸

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
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
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彤周曰繹繹者據今日
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據
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實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
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已

下以孫為尸夏孟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曰
禮釋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者正以釋天云
釋又祭也孫氏云祭之明日尋釋復祭故言繼昨
日事正以昨日祭已灌地降神是以今日釋主為
尸作何以為灌乎故云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
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者春秋說文也稍
得言名釋在正祭之後故云去事之殺也則無有
誤敬慎之至者畏敬先君之尸而為之設祭則無
有過誤也殷曰彤周曰釋者經天文索郭氏爾雅
其下文仍有夏曰復昨之文而何氏不言之者正
以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故不引之復昨郭氏云未
見義所出也釋者據今日適昨日不敢斥尊言之
文意也者祭尊于釋道今日所尋釋乃是昨日之
正祭故云據今日適昨日不敢斥尊乃是尊正之
義故曰文意也彤者彤彤不施據昨日道今日斤
尊言之質意也者正由昨日正祭是以今日作又

祭相因而不絕彤彤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
迥近而不寡故曰質意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
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者何氏差約
古禮也天子不使公諸侯不使卿皆為其疑也卿
大夫已下以孫為尸以其昭穆同也

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

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

思之

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

疏曰大王之詩也者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
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者謂正祭明日繹祭之時祭既訖待
其夜發夕至明而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
申明發之意既設繹祭之饗而致于神其夜又從

而思之也又曰知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者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祭之明日為繹也云二人謂父母客尸侑也者祭以念親故二人謂父母案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別立一人為侑以助尸似鄉飲酒禮介之副賓也繹祭與饋尸同故知二人客尸與侑也祭義

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鞅問于孔

子曰周禮繹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

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

于東方市朝于西方失之矣

家語曲禮
公西赤問

獻人春獻王鮪

鮪音魚鮪位執反
今季春薦鮪于寢廟

王鮪鮪之大者月
疏曰謂季春三

月春鮪新來言王鮪鮪之大者云獻者獻于廟之寢故鄭注引月令云薦鮪于寢廟取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一也季春云薦鮪于寢廟即此所引者二也又案鼈人云秋獻龜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授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案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

革諫之乃止

天官

寢廟

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水薦于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曰在北

陸而藏冰西陸劍觀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人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

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
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五戶故
反朝直遙反桓音巨與音預疏曰鮮當為獻者素持
鮑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故知鮮為獻也云
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啓冰先薦寢廟恐是獻
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啓之知祭司寒
者以傳云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啓時亦祭之云薦
于宗廟乃後賦之者薦于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
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引
春秋傳曰者昭四年左傳中豐之辭也從古者以至無
不受冰左傳文也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于
中豐中豐對以此辭云日在北陸者北陸虛也謂十二
月日在虛之時而藏冰云西陸朝覲而出之者西陸昴
也鄭康成以為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于
時出水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是也云
因陰沍寒者杜預注沍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

之處于是取之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者
朝之祿位謂大夫已上故下云命夫命婦無不受冰是
也賓謂棨迎賓客食謂尋常飲食喪謂死喪祭謂祭祀
云黑牡秬黍者以其祭水神色尚黑云桃弧棘矢者桃
去不祥棘則刺禦惡云祭寒而藏之者寒謂司寒之神
則玄冥水神也所用黑牡秬黍黑牡則黑羔云獻羔而
啓之者獻羔則黑牡也亦用秬黍啓之謂二月時也故
云公始用之云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
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案左傳云火出于夏為三月于
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
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
出至建巳火星漸高應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
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得四月節
時故據夏而言之案月令季冬藏冰詩幽風三之日納
于凌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同
者鄭注幽地晚寒所以校一月也

季春天子始乘舟

薦鮪于寢廟

鮪于軌反 進時美物 疏曰案爾雅釋

呼鮪子一本云王鮪似鮪口在頤下音義云大

孟夏

天子乃以羴嘗麥先薦寢廟

登進也 麥之新氣尤盛以

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此嘗雛也而云

以嘗黍不以牲主殺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

桃櫻桃也 疏曰黍是火穀于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

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

云黍稷于是始孰明仲夏未孰也蔡氏以為此時黍新

孰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 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

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于餘物故特記之其實

諸果亦 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黍稷之

時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孰始

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麻始孰也

季秋天子乃以

犬嘗稻先薦寢廟

稻始孰也

季冬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

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祭美疏曰嘗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右薦新 記未嘗不食新

嘗謂薦新物于寢廟疏曰嘗謂薦新物于寢

廟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少儀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

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曰矣定四時以次序
受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本于是乎在疏曰云止歲年者謂造歷正歲
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歷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
云頒之于官府及都鄙者官府據在朝都鄙據三等米
地先近及遠故先言官府次言都鄙下乃言邦國又曰
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皆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
立春節雨水申二月啓蟄節春分申三月清明節穀雨
申四月立夏節小滿申五月芒種節夏至申六月小暑
申大暑申七月立秋節處暑申八月白露節秋分申九
月寒露節霜降申十月立冬節小雪申十一月大雪節
冬至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申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
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
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下則為歲
朔氣市則為年假今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
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

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可此即是中數。曰歲云中朔大小
不齊。正之。閏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
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四氣
通閏分之一。氣得十五日二十四氣分得三百六十度
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更分爲三十二度五度爲百
六十四分度之一。者又分爲八分。通前爲百六十八分
二十四氣分之氣得七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
七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爲一日。餘三分。推
入後氣。即有十六日。氣有十五日七分。故云中朔大
小不齊。正之以閏者。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三十四日。而
已自餘。仍有十二日。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
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預置閏以補之。故云正之以閏
是以云。若今時作歷日矣。云定四時以次序者。堯典以
閏月定四時。解經中序。故云定四時以次序。云授民時
之事者。亦取堯典。敬授民時。解經中序。春秋傳曰。者文
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素時正也何以爲民彼譏文公不告閏朔引之者證閏歲年之事也

頒告朔于邦國

注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朔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

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疏曰鄭云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

藏之于祖廟者案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朔于太祖太祖即祖廟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者諸侯受約天子故縣之于中門匝日飲之藏之于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告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鄭司農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言朔者以十二月歷及政令若月令之書但以受行號之爲朔故春秋傳曰者還是桓十七年傳文春秋之義天子班歷于諸侯日食書日不班歷于諸侯則不書日其不書日者猶天子日官失之不班

歷引之證經天子有班吉湖之事春官

天子玄端聽朔于南門之外閨

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南門謂國門也

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閨月非常月也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逕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大王武王疏曰知端當為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早于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早于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云南門謂國門者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

其	字	祿	魯	說	也	鄭	有	臺	箱	為	得	堂	廟	也	云
戶	皆	立	之	誤	親	此	夷	辟	者	明	有	也	天	又	謂
芟	誤	于	大	耳	禮	言	有	靡	鄭	堂	房	然	子	周	正
云	也	房	廟	或	有	是	房	而	答	制	而	大	明	書	寢
路	然	中	如	可	文	成	也	已	趙	素	顧	廟	堂	亦	也
寢	西	是	文	文	王	王	周	其	商	親	命	魯	魯	云	周
制	都	也	王	王	之	崩	公	餘	云	禮	有	之	大	宗	人
如	宮	樂	廟	廟	廟	時	攝	猶	成	朝	東	大	廟	廟	明
明	室	記	明	不	而	路	政	諸	王	諸	房	如	如	路	堂
堂	既	注	堂	如	記	寢	制	侯	崩	侯	西	明	明	寢	鄭
是	如	攝	位	明	云	猶	禮	制	時	在	房	堂	堂	明	云
宣	諸	文	云	明	凡	如	作	馬	在	文	又	則	其	制	三
王	侯	王	君	堂	侯	諸	樂	故	西	王	鄭	路	同	又	代
之	制	之	是	制	于	侯	乃	知	都	廟	注	寢	天	案	各
時	詩	廟	立	但	求	之	立	此	文	而	樂	之	子	明	舉
既	斯	如	于	有	箱	制	明	喪	王	記	記	制	大	明	其
在	千	明	阼	東	是	故	堂	禮	連	云	上	知	廟	堂	一
鎬	云	堂	夫	房	記	有	于	設	豐	凡	五	天子	亦	位	明
京	西	制	人	西	人	左	王	衣	鎬	侯	室	如	如	大	制
而	南	有	副	房	之	右	城	物	作	于	不	明	明	同	同
云		制		故		房	如		雲	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五十五

五十五

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
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人大室深是顧
命成王崩于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
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
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
宮室運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
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案詩
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
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
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
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位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
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
所以朝諸侯其外名曰辟雍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
三大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
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
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

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
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
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
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
說無明文以知之玄之闕也禮戴所云雅出威德記及
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
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
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于援神契援神
契說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
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
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于長為已是以登云然今
說立明堂于丙巳由此為也水未用事交于東北木火
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西
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于數
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雍

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
視廟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天廟視廟告朔天子曰
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
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
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雍辟雍是學也不得與明堂
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
國之陽又此云聽朔于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
不得為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
子對曰大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如明堂非廟也
以此故鄭皆不用具于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
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
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
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
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云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
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

也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案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案吳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哉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常告朔又云說者不本于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昏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大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蘇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古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飢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

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為非以左氏告朔為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案天子告朔于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大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彘朝享之祭用虎羹雖羹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云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案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于一月中耳于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大史云于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于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

也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
論語云告朔之饗羊注云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
故用特牛案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
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
況配五帝或以武王配

五神于下其義非也

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

皮弁下天

子也疏曰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
也此諸侯聽朔于大廟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
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
文王廟為明堂制故也此聽朔于大廟穀梁傳云諸侯
受乎禘廟與禮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
論語云告朔之饗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
之聽朔此王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
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云六年閏月不告
月是也行此禮天子于明堂諸侯于大祖廟訖然後祭
於諸廟謂之朝字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

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寢二十九年擇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

玉藻

藻

右告朔 傳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

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

若此禮者也 家語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

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告朔木或作告月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

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

朝于廟告而受行文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
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
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
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是也其
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
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謂之朝正
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
也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
同日而為之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告
朔之禮大朝廟之禮小文公怠慢政事既不告朔
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書猶朝于廟言猶以譏之
必於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釋例曰人君者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達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
下以盡知力之用摠成敗以効能否執八柄以明
誅賞故自非幾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
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

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卿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于內官廻心于左右政之執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朔逢坐正位會耆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眾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

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
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
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大祖而已杜以明堂與祖廟
為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義亦
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
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祫月祭之二
祫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
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
朔于明堂朝享于五廟諸侯告朔于大廟朝享自
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于告
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公羊傳
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
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月視朝其閏月則
聽朔于明堂閏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政于路寢門
終月故于文
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月傳稱

告朔明告

月必以朔

閏以正時

四時漸差則時以作事

命時

事以厚生

事不失時

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

閏朔奔時政也何以為民

為民如字治也或音于徇反非也

穀

梁子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

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

受于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存朝朝暮夕不敢泄鬼神故事畢感

月始而朝之疏曰周禮大史班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日朝

于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告朔用特羊告廟鄭云祖廟范言禰廟者以無

正文各以意說或祖或禰通言之耳何休亦云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

北面而受之是亦受政之事也凡告朔之禮因聽視此月之政故謂之視朔謂之聽朔也其朝廟之禮孝子緣生以事死因告朔在廟故感月始而亦享祭宗廟故亦謂之朝享其歲首謂之朝正也棟玉藻及祭法之文則天子聽朔于明堂朝享自祖考以下五廟諸侯則聽朔于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公羊傳稱閏月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此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公羊穀梁皆以為閏月不合告朔左氏傳云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主則閏月當告朔與二傳異也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意以為并閏此傳云喪事不數也者閏月不告朔二傳雖同其于喪事數與不數其意又異也范氏別例云書不告朔有三皆所以示譏耳則此文一也公四不視朔二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三也公既在

楚則是不告朔故亦以爲一注又云不敢泄也
神解生則朝朝暮夕死則每月始朝之意也 不

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

分而成於月者也

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

閏積衆月之餘分以成此月疏曰古今爲歷者

皆云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日之行

天一日一夜行一度故謂一度爲一日一歲十二

月唯有三百六十日是餘五日四分之日之一也又

月一大一小則一年之間又有六日并言之則一

歲有十二日故積五歲得六十日此皆大率而言

其實一年不得有十二日法細計之故云五歲得六十日也天子不以告

朔而喪事不數也

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

猶之

為言可以已也

郊無饗三望告朔無饗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衍其細

政饗之

疏曰

重發傳者前為三望發此是朝廟

嫌異故重明之

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傳三十

一年猶三望獨發傳者括始也宣三年不發傳者

從例也成七年亦不發傳者亦為從例可知也此

年發傳者朝與三望異也宣八年發傳者嫌仲

遂有罪得不廢禮又釋祭與朝廟禮異故也

公羊子曰曷為不告朔

括俱月也

天無是月也閏月矣

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

所在無常故無是也

猶者何

通可以已也

朝者因視朔政嗣無政而朝故加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不言公

者內事可知

疏曰欲道下十六年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言公矣故解之

文公十六

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朔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

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製此以表行事因明

公之實有疾非詐辭疏曰天子朔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于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

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日又以朔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此年公疾自

二月至于五月已經四月不得視朔故書公四不視朔傳稱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

則正月公初疾不得視二月朔至五月而四故知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

二百四十二年計有三千餘月公以疾不視朔當非一也餘皆不書而此獨書者公身有疾不得視

朔國事不廢義無所取因此齊侯疑公故特舉此以表行事餘皆從可知也釋例曰魯之羣公以疾

不視朔多矣。因有事而見一几，猶釋不朝正之美。是其事也。又于時齊侯不信公實有疾，書此者且明公實有疾，非詐齊也。史之所書，當書其始。不于二月書之，而以五月書者，二月公始有疾，未知來月瘳否，不得豫書其數。至六月，公瘳乃積前數之闕，故以五月書四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彼書有疾，此不言有疾者，在道而還，客有他故，昭十二年、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皆為晉人辭公而還，非為疾也。故須言有疾以辯之。公不視朔，唯有疾耳。無所分辯，故不書疾也。告朔謂告于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書經以譏之。在後若不告朔，不復書之者，蓋以閏月不告其譏已明，故于後不復譏之。閏二年，吉禘于莊公。

已踐其述十二年大市于大廟不
從幾之當亦如彼之類不重幾也

左氏曰疾也

穀梁子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禘廟禮

也

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禘
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

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疏曰三朝
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于天下此云班朔者彼據
周末全不能班之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故下傳云
以公為厭政以甚矣范云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
也知是二月不視朔至五月者以經書五月公四
不視朔若從五月以後數之則公或視或不視何
得預言四不視朔知從二月至五月為四也又云
是後視朔之禮遂廢而經直云公四不視朔者左
氏以為此獨書公四不視朔者以表公實有疾非
詐辭也公羊為此公有疾猶可言無疾則不可言

穀梁文雖不明蓋從此一譏之惡足見其餘不復譏也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

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

公羊子

曰公曷為四不視朔

據無事也

公有疾也

以不諱舉公知有疾公有

疾乃復舉公是也

疏曰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者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魯至河公有疾乃復是

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

據有疾無惡也疏曰據有疾無惡也者即昭

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者是也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曰云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者

即鄭氏云魯自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者正取此文也

然則曷為不言

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言無

疾大惡不可言也是後公不
後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

襄公二十九年春

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

釋解也古廟在楚解公所以不

朝正

疏曰公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

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闕于此禮國之守臣于

此朔月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于策傳解其告
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親自朝

正也

春

秋左氏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爲反餼許

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朞冬頒來歲十

二月之朔

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

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饌生牲也魯自文公始
不視朔而有司備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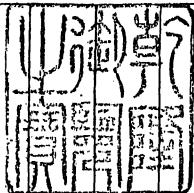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益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

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異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于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自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論語

八佾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五下